

著 祈祷君

木兰

MULAN
WU ZHANGXIONG

无长兄

8



新增
独家
番外

晋江文学网金榜排名第一
热血+言情 超强IP 备受期待
影视作品及游戏即将面世
且看大龄女青年，如何叱咤战场……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著 祈祷君

⑧ 木兰

MULAN
WUZHANGXIONG

无长兄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木兰无长兄. 8 / 祈祷君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7. 3
ISBN 978-7-5500-2066-5

I. ①木… II. ①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5878号

木兰无长兄8

祈祷君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胡志敏
特约编辑 钱丽
绘图 ARIA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编 330038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 670mm×970mm 1/16 印张 20.5
版次 201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 320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500-2066-5
定价 29.8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446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【第 277 章】

“我终于回来了……”源破羌看着高大的姑臧城，忍不住热泪盈眶，“父王、母后，我回来了……”

姑臧原本是南凉的都城，后被沮渠蒙逊夺取，使得南凉的国力大幅减弱，最终被西秦所灭。故国不在，独留姑臧，原名秃发破羌的他连姓氏都没有保全，怎能不泪水涟涟，心生痛悔？

“日后陛下西征，说不定你可以常驻姑臧……”

源破羌很快就抑制住了自己的失态，给贺穆兰介绍：“姑臧城被加固加高了，以前护城河也没有这么宽。当年姑臧要有这般坚固，就不至于被破城。”

贺穆兰仔细观察护城河的宽度以及城墙的角度，说：“这河靠天梯山的雪水融化才能形成，冬天河水是不是就干了？”

“不见得干，不过一定会上冻，这里夜间极冷……”

两人正交谈间，忽听得锣鼓声起，丝竹皆响，伴随着佛号声声，一大群僧侣步出城外迎接众人。沮渠蒙逊就在僧侣们身后，率领文武百官以藩属之礼迎接上国使节。

源破羌与沮渠蒙逊有国仇，贺穆兰是持节而来的使者，代表着拓跋焘，两人都没有下马，就在马上接受了北凉朝臣的礼节。

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六十有余的沮渠蒙逊穿着金黄色的袍冠，在马下对着主副二使微笑，“欢迎你们来姑臧，带来和平的使者们。”

他一一向北魏的使臣送上祝福，毫无倨傲之色。待到了源破羌面前，他愣了愣，笑容有些僵：“敢问，您是秃发虎台的……”

源破羌微微扬起下巴：“那是我大兄。”

沮渠蒙逊心中微叹，脸上却做出感慨的表情：“将军五官肖似当年的虎台

太子，不过身材却魁梧多了。秃发兄在天有灵，应该会庆幸后继有人吧。”

沮渠蒙逊当年虽然破了姑臧，却没有杀秃发家任何一个人。是以源破羌虽然对蒙逊绝无好感，却不到见面就如仇人的地步，客客气气地以晚辈身份回礼，问候他的健康，做足了使臣该做的一切。

沮渠蒙逊看到盖吴时，忍不住又是一愣，笑道：“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竟接二连三见到了故人之子。敢问花将军身后的年轻人是不是姓盖？”

沮渠蒙逊的父亲是卢水胡的沮渠部首长，而盖吴的祖父则是卢水胡盖部的酋长，两人曾在乱世中结下一段交情。沮渠蒙逊当年向北凉的开国者段业复仇，借助的便是卢水胡的天台军。

盖吴稳重地行礼：“在下盖吴，是花将军的徒弟，家父盖天台。”

“你和你父亲的神态姿势极其相似。”沮渠蒙逊露出“后生可畏”的表情，“你竟跟了花将军，我还曾派人去找过你们……”

盖吴微微一笑，谢过沮渠蒙逊的好意：“家父嘱咐我们不要连累朋友，所以我们最后谁也没有投靠。”

在一片舞乐声中，虎贲军一千多人陪同北魏使团缓缓进入姑臧。护城河外宽大的吊桥放了下来，宽大的城门也为魏国人敞开，无数姑臧城的百姓和商人涌上街头围看这支魏国来的使节团队。

贺穆兰为了扬魏国国威，虽然昨日就到了姑臧城南，却没有立即进城，而是命令全军洗漱休整，第二天一早穿起整齐的甲冑列队进城。

她身穿照夜明光铠，座下的大红也穿戴起源破羌送的全套马铠，马鞍下还铺着整张豹皮，莫说是敌人了，就连虎贲军里许多战马都不敢靠近大红。

虎贲军是拓跋焘命人在黑山细细挑选的精锐，此时甲冑齐身之后简直如同天兵下凡，其声势之威，让北凉的百姓们勃然色变，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的军队再来几千个、几万个、十几万个，该怎么抵挡。

姑臧城的王宫叫作“长明宫”，大概因西北昼长夜短，雨水稀少，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能见到太阳。

长明宫是源破羌幼时居住的宫殿，一路走来还有许多老宫人看着面熟，目光相交时都是怀念之意。沮渠蒙逊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贺穆兰身上，未察觉到这些宫人和源破羌之间暗潮汹涌。

一行人到了大宫室，歌舞和酒宴早已齐备，双方在宴席上确定了北凉送嫁

的规格、人马。

北凉对于嫁出公主自然是非常重视，列出的送亲队伍有千人，而且献上北凉未节育的名马两千匹，陪嫁的礼物价值连城，光金银珠宝就有十二箱。

歌舞正酣，不知魏国哪个使臣多嘴问了一句“公主可安好”，沮渠蒙逊大笑着命人召公主前来迎接客人。

北方诸国风气都很开放，即使是公主也没有养在后宫不见人的道理，但即使是如此，直接把待字闺中的公主叫来见客，还是有些出人意料。

兴平公主出来时，脸上戴着遮阳的纱笼，身上穿着汉人的广袖流仙裙，除了能看出腰肢盈盈一握外，其余的都看不清楚。

这是兴平公主想出的办法。她知道自己不是温柔可人型的，身材也火爆无比，既然如此，只能另辟蹊径，将自己变得神秘而矜持。只要花木兰对自己生出好感，以她的手段和本事，让他拜伏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就易如反掌。

兴平对着众位使臣盈盈下拜，献上祝福之语。

使臣们见陛下未来的妃子向他们行礼，一个个惊得避席还礼，口中直称不敢。唯有贺穆兰和源破羌坐在原地。

兴平公主美目一扫，明白使团中这两人是真正说得上话的。

她看向花木兰，只见他样貌普通，身材瘦长，一张脸被晒得漆黑，倒像是个小兵，心中顿时失望了几分。

“诸位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。请尽情享受美酒佳肴，好好安歇，愿美丽的姑娘能够洗去各位长途跋涉的疲惫。”

“公主客气。”贺穆兰看到兴平公主露在外面的一双媚眼就知道拓跋焘运气不错，有这样眼睛的女人不可能长得难看。

虽说她穿着宽袍大袖，但这个没有塑形内衣的时代身材是骗不了人的，恐怕北凉挑选公主时也多方打听了拓跋焘的喜好，这姑娘不是前凸后翘，就是胸围惊人，只不过为了不显得艳俗而故意低调罢了。

兴平公主对于他人打量的眼神十分敏感。刚刚贺穆兰那一抬眼间，兴平已经注意到她的目光若有若无地在自己的酥胸和臀部、腰肢上扫了一圈，并且颇有评头论足之意。

兴平公主心中惊喜，认为贺穆兰虽然喜欢善良可人的女子，却还是满意她的身材，于是又多了几分把握，看着贺穆兰的目光更柔了起来。

饮宴之后，众人已经露出疲态，北凉王安排宫人将北魏使臣们送到长明宫

西边的延庆宫休息。

天色一黑，源破羌就换了轻便的衣袍，带着两个贴身的亲卫出了门。三人顺着树，爬出宫墙，朝东宫而去。

沮渠蒙逊打下姑臧后，东宫给了当年的大王子居住，后来大王子战死，他的遗孀却没有离宫，依旧住在东宫，也没有什么严密的看守。

当年五胡十六国都怀着朝不保夕的心思，所建的王宫密道之多，让人咋舌。源破羌钻入一片灌木之中，也不见他怎么动作，地上就露出一个黑黝黝的入口。“进去之后入口就会关闭。”源破羌指着旁边一块不引人注意的石头，“拉动这个石头，门就能打开。你听到下面发出响动就拉开。”

那个被留下的亲卫沉稳地点了点头。

东宫这条密道直通太子宫的水房。沮渠蒙逊的大儿子死了多年，遗孀一个人住在宫中，此处用水之地恐怕荒废已久，源破羌正是考虑到这里最安全，才选择了这条路径潜入东宫。

他想得十分周全，可一到暗道出口处，还是被外面的声音吓了一跳。

暗道尽头热气蒸腾，地上潮湿一片，显然水房经常被使用，且外面隐隐有着人声，大半夜居然还有人在烧水！

源破羌小心翼翼地耳朵覆在隔板之上，只听得外面几个宫人打闹玩笑，声音煞是轻快。

“多亏我们家夫人还能得到大王的宠爱，否则我们这群人被丢在东宫，简直跟鬼魂无异了。”

源破羌惊得瞪大了眼睛，之后舀水的声响，后面的话便听得不太清楚。东宫住的夫人不是大王子沮渠政德的正室吗？怎么还能得到大王的宠爱？公公与守寡的儿媳……源破羌有些作呕的冲动。

“所以说，女人看开些才能过上好日子，大王子刚走时夫人多苦啊，要不是得了大师的开导，恐怕也跟那位夫人一样常伴青灯古佛了。”

“无论是三王子、驸马，还是大王，现在对我们夫人都是百依百顺……”

源破羌听到这宫中污秽之事，觉得有些恶心，亲卫担心地伸手去扶源破羌的手臂，后者摇了摇头。

“就是天天不得闲也太麻烦了。”一个宫人有些烦躁，“白天白天要用水，晚上晚上要用水，光烧水提水就累死人，还不知道后半夜能不能得闲。”

“动作快点，说不定能回房歇息会儿。大王又不像那几位，精力毕竟不如年轻人，嘿嘿……”

源破羌捂着口鼻坐在地上，和身边的亲卫说：“这里是灶台的正下方，得火熄灭才能从烟道出去，我看恐怕要等几个时辰，可以先睡一会儿。”

那亲卫一边鄙夷北凉王室的混乱，一边值守。

源破羌抱臂靠着暗道的土壁闭目养神，一下子就睡了过去。

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他被身边的亲卫推醒，蓦地睁开眼晴：“如何？”

“外面没什么动静了。”

源破羌抹了一把脸，轻轻揭开隔板，伸出一只手去。

因为是烟道，没有灶膛里热，但温度还是很高。源破羌担心耽误太久，所以也不管尚有余温，一咬牙就爬了出去。

亲卫紧跟其后，两人钻出烟道，到了烧水的灶间，再小心伸头一看，果然没人。

“总算是有惊无险。”源破羌伸了伸懒腰，“我们现在去……”

“谁在灶间？”

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源破羌的亲卫唰地从腰间拔出软剑，架在了进了灶间的老宦官脖子上。

源破羌没想到灶上还有人留着，这老人刚刚佝偻着身子窝在外面打盹，因为全身是黑灰，身上也是灰扑扑的，他们竟没有发现他。

“别……别杀我……”老人情急之下竟冒出鲜卑话。

源破羌心中一惊，仔细地打量这个老人。

秃发一族是鲜卑人，宫人全是说鲜卑话的，但沮渠蒙逊夺了姑臧之后，将原本的宫人驱赶去做杂役，说卢水胡语和匈奴语的宫人渐渐多起来。

“你是……老冒头？”源破羌眯着眼睛看了半天，“你怎么成了宦官？”

源破羌见那老人瑟缩了半天不敢回话，再一想自己满脸是灰，立刻用力擦了几下脸，露出自己的相貌来。“我是秃发破羌，家令不认识我了？”

“小……小王子……”老人擦了擦眼睛，不敢相信地看着源破羌，“我错了？是小王子回来了？”他激动得一把抓住源破羌的手，“小王子你怎么回来了，这里可危险得很！你们跟我回我住的地方！”

他领着两人从灶房后面的下人房穿过，到了一处又破又烂的杂物间，屋内还有一股难闻的霉味。老冒头用一个破柜子顶住门，这才点着了一盏油灯，请

他们在地上坐下。

“小王子为何会来姑臧？”老冒头眼神慈爱，“你都这般大了，长得可真像太子啊……就是神态和酒窝都像王后。”

“你不是东宫的家令吗？当时没逃掉？怎么成了水房里伺候的宦官！”

“当时太乱了，我逃出去又被抓了回来，他们见拷问我无用，就对我动了宫刑。我熟悉东宫，开始还能在这边几个常侍手下当差，后来沮渠政德死了，照顾我的几个常侍都调离了，我年纪大，手脚也不麻利……”他苦笑，“现在只能在水房清理烟道了。”

“你是当年父亲举贤令招上来的贤士啊，怎么能做这种粗活……”源破羌鼻中一酸，“且稍等一等，魏帝早晚就要对北凉动兵，到时我就把你接回府里去……”

“那就谢谢小王子啦。我其实过得也还好，清理烟道虽然脏，但很少和人有矛盾。现在看到小王子好好的，我就放心了。”他笑得眉眼弯弯，“死之前能见你一面，已经是万幸啦！”

源破羌喉头一噎，岔开话题道：“我现在是魏国的使臣，被陛下派来打探消息，顺便迎娶兴平公主回去和亲。”

“哎呀，娶兴平公主？那你们的陛下可真够倒霉的。”老冒头摇摇头，“她经常来，就在东宫那座佛堂里和人苟且。”他长叹一口气，“当年那么多王子读书的地方，现在成了这般藏污纳秽的所在。要不是我一直想出去看看妻儿是否安好，恐怕早就忍不住一头撞死了。”

源破羌听不得这种脏事，只觉胃里翻腾，他强压下不适的感觉，道：“我来这里不是调查兴平公主的。老冒头，你说妻儿还在外面，我去帮你看看。”

“好，那太好了！我的妻儿住在敦煌，敦煌城的猫儿坊，你进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了。若是还在的话，告诉他们我还没死。”老冒头大喜过望，“当年我受征召来了姑臧，家中妻儿没有跟来，现在一想真是老天开眼。”

源破羌点了点头：“我来这里，是想去东宫的佛堂取回几件东西，听你的意思，小佛堂被人用了？”

“小王子是说小佛堂后面的暗室？那里早就被沮渠政德发现了。”老冒头遗憾地摇摇头，“您要的东西不一定在了，还是不要冒险比较好。那地方似乎有密道通往三公主的住处，三公主经常在那里偷会情人。”

“我还是想去看看。”

老冒头见源破羌一心想去，担心他在宫里乱闯出事，从柜子里翻出两套宦官的衣服，道：“你们换上这个，低着头跟我去看看吧。”

东宫人手不多，到了晚上除了主殿更是没人。源破羌推开佛堂的暗门，进去后发现里面居然铺着床榻，设着妆台，妆台上放着各种不堪入目的工具，顿时更是厌弃。

老冒头守在暗门的外面，替源破羌两人放风。

源破羌小心地用脚踩着暗室的地砖，当听到有一块发出中空之声后顿时心喜。“找到了！母后说的果然没错！”

他按动那块地砖，立刻有机簧转轮之声响起，地上出现一个地窖般的入口。就在这时，忽听外面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为什么在佛堂里？”

源破羌一惊，连忙推侍卫，让他先下去。

老冒头一声不吭，像是傻了，源破羌钻进洞里，听到外面传来“噗通”倒地的声音，有人在说：“三哥，你杀他做什么，他好像只是梦游到了这里，你用匕首刺他他都不叫的，推他离开就是了！”

“我回宫的事不能让人知道，只不过是一个老宦官，死了就死了。”

“唉，这里是佛堂啊，你真是……”

源破羌听出是沮渠牧犍的声音，他噙着泪水合上机关，从怀中掏出火折子打亮，向里面走去。

“主子，怎么办？”

“里面另有道路通向外面。我们拿了东西就走，这里比我想象的复杂。”

“是。”

两人持着火折子，低着头摸到一处稍微凹下去的墙壁上，源破羌从脖子上掏出一块玉佩，往凹下去的地方一按一扭，墙壁就打开了。他从里面取出一把钥匙，一个一尺见方的匣子，以及一面白色的令旗。

源破羌收好令旗和钥匙，将匣子抱在怀里，对亲卫说道：“这里的暗道只通往佛堂外面，我们还要沿着水房的暗道返回。外面的人迟到会发现老冒头是水房的人，我们得速速离开。”

“主子拿着匣子不方便，还是我……”

“这匣子非同小可，我自己来，走吧。”

源破羌抱紧了匣子，望了一眼来时之路，暗想，老冒头，我一定会给你报

仇的。兴平公主和沮渠牧犍，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！

天色未明之时，源破羌突然造访了贺穆兰的住处，他满脸疲惫双眼血红的样子吓了贺穆兰一跳。

源破羌揉了揉干涩的眼睛，对着贺穆兰说出一句话来：“花将军，沮渠牧犍已经回来了，就在东宫之中。”

贺穆兰诧异：“咦，源将军怎么知道……”

“长明宫中有南凉时的旧宫人，我昨夜偷偷溜出去打探消息。”源破羌轻描淡写地说，“北凉情况十分复杂，远比我想象的麻烦多了。”

“他果然是提早回了国。”贺穆兰对沮渠牧犍的观感极差，一声冷笑，“他偷偷摸摸回来，所图必定巨大。”

“菩提大概是推出来的弃子，沮渠蒙逊恐怕是要把王位传给沮渠牧犍了。”源破羌想起他们居然在东宫乱伦，胃里又开始翻腾，“沮渠蒙逊和儿媳大李氏通奸，夜夜宿在东宫；兴平公主也不清白，与自己的二姐夫都尉彭宣有染……”

贺穆兰错愕：“你确定吗？这可是攸关两国外交的大事，不可妄言！”

“我九死一生探来的消息，为此还死了一位当年照顾过我的东宫属臣，你觉得我会乱说吗？”源破羌眼有恨意，“兴平公主生性放荡，在姑臧不会一点风声都没有，你派出一些通晓各族语言的卢水胡人细细打探，一定能查到。”

贺穆兰点头同意：“如果兴平公主德行有亏，那必须细细打听，不能让陛下受此侮辱。”

“我彻夜未睡，今日去光明殿一定熬不住，劳花将军为我掩饰一二。”源破羌又揉了揉眼睛。

“如果实在不行，你就称病休息。”贺穆兰好言相劝，“你是副使，怕是瞒不过。”

“无妨，我此时生病恐怕引起沮渠蒙逊怀疑。”源破羌摇了摇头，“听说北凉国内正因立储之事颇为混乱，将军最好在朝上问一下沮渠牧犍的行踪。他在魏国境内自行离开，算得上是无视上国使臣的大错，更何况还有沮渠蒙逊病重的传言，这都是欺君之罪。”

源破羌怕贺穆兰不懂政治，特意提醒：“如今北凉势弱，沮渠牧犍若真的失踪，那么拥护他的朝臣必定要转向沮渠菩提。沮渠蒙逊若不愿意放弃这个儿

子，则必定要当朝宣布他已经回来了。”

贺穆兰恍然大悟：“原来如此，受教了。”

“北凉如今还有许多人不知道沮渠牧犍得了怪病，一国之君身体孱弱是很严重的事情，这么做也能给沮渠菩提争夺储位增加一些胜算。”源破羌接着解释，“沮渠菩提年幼无知，让他登上王位，对魏国来说，比较诈能忍的沮渠牧犍有利得多。”

“昙无讖大师曾说，沮渠牧犍得了佛门之助，身边有不少异僧，恐怕他急着回北凉就是为了解决自己身体的病症，若用这一点攻击他，说不定反倒中了计。”贺穆兰思忖了一会儿，“要是能知道沮渠牧犍现在的情况就好了……”

源破羌想到昨晚沮渠牧犍的狠辣，十分赞同：“你猜得没错，他应该是好了。”

贺穆兰知道他有自己的消息渠道，她不便多问，只问了他一些关于沮渠蒙逊和兴平公主的事情，便送走了他。

贺穆兰身边没有谋臣，凡事习惯大家群策群力，源破羌一走，就召集众人。“沮渠牧犍已经回来了。”

“主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？”袁放自动进入谋臣模式，“消息可靠否？”

贺穆兰将源破羌打探的消息说了一下。

“这件事我们去查。”盖吴听完后平静地点点头，“沮渠部和我们同属卢水胡，打探起消息也容易得多。既然有名有姓，我先去找人查彭宣好了。”

“你多小心。”贺穆兰一点也不担心这个弟子，“跟我们来的商队里有几个是和王室打过交道的，袁放，你不妨在商人之中打探打探。”

袁放拍了一下脑袋：“是啊，商人消息最是灵通！”

那罗浑、陈节、蛮古和郑宗都有正式的官职，今日和贺穆兰肯定是寸步不离。盖吴和袁放则没有资格上朝，暂时离团并不会引起多少人注意。

安排妥当后，贺穆兰率领魏国使臣，在北凉官员的陪同下向光明殿而去。

大殿上，宣读完魏国使臣名单之后，赞者又取出一封长长的礼单，开始诵读魏国此次前来迎亲所带的礼物，以及拓跋焘对沮渠蒙逊和兴平公主的问候。

沮渠蒙逊自然是接受了礼单和问候，而后也派出赞者诵读兴平公主陪嫁的良马、珠宝、仪仗队伍等等。两国的商议接近尾声时，贺穆兰突然上一步，开口问道：“迎亲之事既然已经确定，那么送亲的人选，凉王可曾确定？”

沮渠蒙逊没想到贺穆兰会突然发难，但他毕竟是一国之主，不会因为这点

小事就变了神色，十分平静地回答：“暂时还未确定，宰相宋繇可为人选。”

“我看宋宰相并不适合，我可否推荐一人？”贺穆兰不卑不亢地说道。

沮渠蒙逊心中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，神色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想不到虎威将军对我北凉的朝臣倒是熟悉，竟能推举贤才。”

“不敢，其实我并不了解贵国的大臣，只是有一个人，我非常熟悉，所以才斗胆举荐，凉王不妨听一听。”贺穆兰笑着将沮渠蒙逊的话推了回去。

沮渠蒙逊不做声，宋繇不得不站起身来为自己的国主接话：“不知在下方哪里不合适，还请花使君明言。”

贺穆兰朗声道：“宋宰相虽忠心耿耿，却是外臣，与公主接触总有不便，是以并非最合适的人选。”

“这……”宋繇傻眼。他都年过五十了，花木兰不会觉得他会和兴平公主有染吧？还是花木兰听说了什么风声？

沮渠蒙逊也有些心虚，一改刚才的沉默姿态，微微向前探出身子发问：“那以花将军的意思，选谁为送嫁之人比较合适呢？”

“最合适的，自然是兴平公主的兄长，曾经出使过魏国的……”她看着嘴角终于绷不住的沮渠蒙逊，有些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，“三王子殿下！”

沮渠蒙逊脸色变了变，干笑道：“原来是我的儿子，这个……好像他也不是什么合适的人选……”

有三王子派的官员站了出来，大声喝道：“我国的三王子出使魏国至今未回，怎么又要让三王子出使？”

听过郑宗的翻译，贺穆兰正要张口，却被殿上端坐的沮渠蒙逊给打断了。

“牧犍今早已经回返，他长途跋涉困顿至极，我让他先休息了。”沮渠蒙逊睁着眼睛说瞎话，“他路上生了一场急病，刚好得知附近有名僧可治，为了不让使团的众人染病，只能悄悄离开，后由高僧和随从护送回国，比诸位只晚到一天。”

这段话却是用卢水胡语所说，显然是说给朝臣听的，郑宗语气嘲讽地翻译完，没等贺穆兰开口反驳，就有脾气火爆的魏国使臣跳了出来。

“凉王这话的意思我等就不懂了，难道是我们怠慢了三王子？他在魏国时就犯病了，走几步都喘，我们劝他在魏国养病，他却执意和我们一起上路，明明半个月就能走完的路，因为他天天休息走了一个多月，后来还自己跑了！”

这魏臣没什么大能力，但是鲜卑大族出身，平时就倨傲惯了，此时更是摆

出大国的架子，不依不饶地喝道：“我倒是想要问问凉王，为何派出一个病弱之人出使，若是在我国境内出了什么事，才是叫我们为难！”

王后那派是支持小王子的，听了之后心中大喜。

三王子派的当然是怒而反驳。

“三王子殿下身体极好，而且精通武艺，怎么会是孱弱之人！”

“你们虽是上国来使，可也不能血口喷人！”

有的阴谋论者考虑是不是魏国忌惮所以下了毒手，以至于沮渠牧犍只能逃回国内。至于“孱弱”、“生病”、“求医”云云，搞不好是被下了毒或者受了伤后魏国掩人耳目的。

这么想的人大有人在，一群朝臣议论纷纷，光明殿霎时间嘈杂得犹如集市一般，沮渠蒙逊觉得胸口气息阻滞无法呼吸，一口气竟噎得吐不出来。

沮渠牧犍正是以为沮渠蒙逊快要死了，所以才不管不顾地暴露了佛门在魏国的密使，得其相助回国，一路上还遇到各方袭击，差点送了性命，佛门死伤惨重才把他成功地由水路送回。

沮渠牧犍一回国就知道了父亲一点事都没有，不但没事，还对他私自离开使团回国大为恼火。沮渠牧犍和沮渠蒙逊这才知道他们都被人算计了，更可怕的是，他们甚至不知道是谁算计他们。

沮渠蒙逊的脑中电光火石间想了很多，正想着该如何见招拆招，已经有孟氏一派的朝臣站了出来叫道：“请大王宣三王子前来对质！”

“事关国体，怎可只听一面之词，请三王子速速来殿！”

两边众口一词，都逼沮渠蒙逊快点把沮渠牧犍交出。沮渠蒙逊骑虎难下，只能命令内侍去请沮渠牧犍前来。

大概过了快半个时辰，就在所有人都不耐烦的时候，沮渠牧犍匆匆赶来。

贺穆兰见他虽脸色苍白，气色却不萎顿，显然身体已经大好了。

一千使臣发现他没有之前虚弱的样子，已经认定他是故意装病拖慢使团的速度，差点没指着他的鼻子骂卑鄙小人。

源破羌原本等得似睡非睡，听到沮渠牧犍来了一下子睁开了眼睛，两道目光似冷箭一般射了过去。沮渠牧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这一路还算客气的护军将军为何突然就对他变了脸，像是仇人一般。

先前那位脾气火爆的魏国使臣义正词严地质问他为何擅自脱队，脱队之后又去了哪里，谁料沮渠牧犍竟将黑锅全部栽到了李顺身上。“是李使君告诉

我，父王已经病重，我心忧父王的身体，加之自己又得了急病怕死在路上拖累了使团，才脱队星夜回返……”

这话和魏国使臣说的类似，却和沮渠蒙逊之前的托词完全不对，什么生病了正好知道附近有名医云云更是对不上号，众人顿时神色不一地朝他看去，堂上一片沉默。

沮渠蒙逊一颗心犹如浸入了千年寒潭之中，直冻得透彻心扉。这与他刚才和心腹吩咐的完全不同，他根本就没有让沮渠牧犍攀咬出李顺的意思。

李顺已经是个死人，就算说他不是又有什么用，都是死无对证的事情，反倒引起魏人反感，或是因此调查李顺，挖出他们暗中勾结的事。

是谁在暗算！

沮渠蒙逊寒着脸望向殿外，哪里还有传话那个内侍的影子。

【第 278 章】

长明宫。

“查得如何？是哪边的人？”自沮渠蒙逊派去宣召沮渠牧犍的内侍失踪后，宫中的御侍忙了好几天，四处清查他的旧日往来情况。

这个内侍跟随沮渠蒙逊多年，一直忠心不二，谁料就是这个值得信任的人选，今日却差点让魏国和凉国撕破了脸面。

“并没有查到什么，王流是谨小慎微之人，和各方的联系也少。他出入过大夫人那里几次，但都是奉陛下的命令去给大夫人送东西。”

“大李氏那里不必怀疑，她根本足不出户。”沮渠蒙逊烦躁地摆了摆手，“王后那边呢？有什么动静没有？”

“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后殿下。”一个侍卫低着头大着胆子说道，“王后这几日都在御苑中行猎，根本没管来使的事情。”

“有没有可能是天王那一派的……”宰相宋繇知道沮渠牧犍并不是“天王派”选定的“天王”人选，而沮渠蒙逊因为迟迟不肯彻底推行“天王制”已经得罪了不少人，觉得有可能是佛门的一次示威和警告，故而有此一问。

“怕就怕是那边啊……”沮渠蒙逊一阵头晕目眩，“那边要是按捺不住了，才真是麻烦。”

“大王请保重御体。”宋繇见沮渠蒙逊突然摇摇欲坠，连忙伸出手去撑他

一把，“有兴平公主周旋，至少能保凉国几年之内无虞。只要大王和三王子殿下能够安内，佛门安抚百姓，汉人治理地方，就无需惧怕魏国铁骑。”

“你别安慰我了，我大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。”沮渠蒙逊摇了摇头，“查下去也是无用，罢了，我去一趟王后那里。”

“大王……”宋繇欲言又止，不知该如何开口。

“你放心，王后性子虽烈，但我们几十年夫妻，她不会真做出什么事来的。”沮渠蒙逊笑着拍了拍宰相的肩头，摆驾去了中宫。

孟王后的父亲是西域白马羌的首领，刀法宗师，她继承了父亲衣钵，武艺超群。二十年前，宦官王怀祖半夜潜至沮渠蒙逊寝宫行刺，北凉王不备，被刺伤了脚，孟王后闻讯后独身赶至寝宫，将刺客擒拿，一时震动朝野。

沮渠蒙逊当年还是酋长之子时，听闻孟氏的武勇，历经考验才求娶成功。之后征战多年，孟氏不离不弃，在战场上沮渠蒙逊多次陷入危险之中，全靠孟氏上下全力营救。

孟家的功绩，是实实在在随王伴驾杀出来的，更可敬的是，这一家子都不好名利，孟家在沮渠蒙逊当了凉王之后只是继续出任军中的将职，对朝野的纷争和倾轧毫无兴趣。

宋繇走出长明宫，又回身看了一眼宫中的院墙。

他是最早察觉沮渠蒙逊属意沮渠牧犍之人，所以才把自己的族弟推荐到沮渠牧犍身边做谋士。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孟王后无意为儿子争取王位上。如今，沮渠政德死了，沮渠兴国死了，沮渠菩提才七岁，要是这位王后知道顾全大局，哪怕外臣再怎么为菩提谋划，沮渠蒙逊一封遗诏就能改变一切。

“哎，孟王后若是好惹之人，沮渠牧犍又何至于墙倒众人推……”宋繇叹了一口气，“这天，看样子是要变了啊。”

贺穆兰这几天已经和无数将军“切磋”过，当听说又有位孟姓将军前来求见时，很自然地站起身走到屋角用水洗了洗手，整理了下颜面，出去见客。没想到，一出门就看见在使团里担任文书一职的刘震。

贺穆兰讶异道：“刘文书为何在此？”

“听说孟玉龙来找将军？”刘震向贺穆兰行了个礼，“此人是沮渠蒙逊的发妻孟王后的侄子，在下怕将军不知道此人身份，特来告知。”

刘震负责撰写使团文书，每天什么人见了谁都要仔细记载，虽然官职不

大，但隐隐有监察众人的意思。他主动出现，说明孟玉龙的身份非同一般。

贺穆兰“哦”了一声，让他跟上：“你跟我来，顺便和我说说这个人。”

孟玉龙是孟王后的亲侄，孟家这一代年轻人中的领袖人物，如今掌管城南大营的御卫军，很少涉足政治。

“既然这位王后已多年不再理事，那为何孟玉龙会来找我？”贺穆兰饶有兴趣地看向刘震。

“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”刘震笑着说，“不是说沮渠菩提被立为第三位世子的呼声很大吗？说不定孟玉龙就是为此而来。”

贺穆兰带着郑宗、盖吴和刘震入了主厅，发现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，正在欣赏墙上的字画。

贺穆兰正准备开口，却听到身边的郑宗已经朗声道：“魏国虎贲左司马，送嫁将军花木兰——到！”

孟玉龙其实早就听到花木兰等人的脚步声，只是故意没有转过身，现在听到对方正儿八经地起赞，立刻回身，以拜见上国使者的姿态拜见贺穆兰。

孟玉龙年约二十四五，有一种军中儿郎特有的肃穆之色，贺穆兰最喜欢这样的汉子，打起交道来也十分自然熟悉：“我与阁下素未谋面，阁下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”

孟玉龙点点头：“确有大事与花将军商议，所以冒昧上门，还请屏退左右。”

郑宗听这人说得狂妄，正准备瞪眼斥责，却被刘震拉住袖子，猛地拽了一下。

贺穆兰回头，见刘震微微对她点了点头，便让三人去外面候着。

“此番来找花将军，是代表我的姑姑孟王后，前来求助。”孟玉龙突然对着贺穆兰单膝跪下，低头恳求道，“孟王后希望花将军能持续向大王发难，追究沮渠牧犍的错处，迫使大王立菩提殿下为世子。”

“这是贵国的内政，我不能干预。”贺穆兰被惊得浑身一震，凭着本能回答。

孟玉龙却不听她的托词，抬起头露出了然的表情：“大魏要是认为沮渠牧犍是凉王的合适人选，又何必在朝堂上和大王撕破脸？一个年幼且听话的世子，比一个年长且善于隐忍的世子要容易控制吧？听说贵国已经和北燕开战了，这种情况下，稳定北凉的局势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？”

贺穆兰看着孟玉龙：“我并不能代表魏国答应你什么，实在抱歉。”